



水經注釋

卷四十終

附錄
下上



水經注釋卷四十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漸江水

斤江水

日南水

補弱水

補黑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漸江水

一清按宋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水當作浙不知漸江浙江竝見說文武陵有漸水固

也而未可以

出三天子都

全氏曰顧祖禹曰大鄣山在績溪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仞

周經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經因之蓋訛鄣為都秦置鄣郡

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經因之蓋訛鄣為都秦置鄣郡

以此山名也郭璞曰三天子都山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

玉山浙水出其傍寰宇記曰大鄣山吳越於此分界葉夢

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為證

字水經誤分

卷四十

東潛趙氏定本

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按山海經三天子鄣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即浙江之源也郭景純云今在新安歙縣東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傍者也一曰在衡山即廬江之源也漢人以霍山為衡山所謂在彭澤者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說者曰匡廬是西鄣嶽是東北大鄣婺之永陽亦有三天子鄣是南鄣其說當存而不論若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然三天子鄣雖有三而大鄣則推浙江之源秦漢閒人以是取郡名為鄣郡是非彭澤所能爭也

山海經謂之浙江也

一清按史記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唐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

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

蠻夷中

一清按顏師古註漢書引地理志作漸與道元所見之本作浙江者異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全祖望曰按王應麟云唐盧潘引地理志作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今觀是注所引則唐本為誤也而新安人

作志乘以為山經之文有率山率水之目不知山經無此說山海經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水經合當東漢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班志謂之蠻夷今以蠻為率則誣甚矣率山率水不見他書太平御覽云率即歙耳亦混語也寰宇記始收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以羅存齋程篁墩職志事尚不能辨正何也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

上峯若劍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為候一

鳴官長一年若長雷發聲則官長不反浙江又北歷黟

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為廣德

國封中山憲王孫雲客王於此晉太康中以為廣德縣

分隸宣城郡會稽陳業潔身清行遯跡此山浙江又北

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故城南

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鱗故名新定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浙江又左合絕谿谿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爲東西長谿谿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波聒天孫權使賀齊討黠歙山賊賊固黠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工禁五兵齊以鐵杙椽山升出不意人以白棗擊之氣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賊於是立始新之府於歙之華鄉令齊守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谿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渚有大石高十

丈圍五尺水瀨濬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縣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喪二親負土成墓數年不勝哀卒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浚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浣龍池池水南流逕縣西爲縣之西谿谿水又東南與紫谿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卽潛山也山水東南流名爲紫谿中道夾水有紫色磐石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爲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

紫谿又東南流逕白石山之陰

一清按吳越春秋曰南踰赤岸徐天祐注曰水

經曰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今本無之

山甚峻極北臨紫谿又東

南連山夾水兩峯交峙反項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

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

映泉石爭暉名曰樓林紫谿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

桐谿孫權藉谿之名以為縣目割富春之地立桐廬縣

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

有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

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

游也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縣故富春地孫權

置後省并桐廬咸和九年復立為縣浙江又東北入富

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為湖浦浙

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

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漢末墓上有光如雲氣屬天黃武

四年孫權以富春為東安郡分置諸縣以討山越命全

琮一清按三國志吳書孫權傳事在黃武五年秋七月

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

上有孫權父冢

一清按吳書孫策傳云堅薨還葬曲阿孫權傳云吳高陵松柏斯拔高陵堅冢

名吳地記云堅墓在盤門內何焯曰參以謝詢請置守冢之文則文臺定葬吳也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

夔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冢楊作詩云云今注所云得無因孫鍾墓而誤耶鍾因種瓜得墓地事備幽明錄又按

劉昭郡國志補註吳本國下引皇覽曰縣東門外孫武冢蓋春秋時人後人或指此訛為堅墓則陳壽志還葬

曲阿之說未可非也道元指富春所葬為孫權父墓九誤當是孫堅父鍾孫亮立廟稱曰太祖者而幽明錄沈約宋書謂以鍾為堅之祖恐不如劉敬叔異苑以鍾是堅父之確當也

北過餘杭東入於海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谿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驃騎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令改葬之建安十六年縣民郎稚作亂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為城南門九高謝安涖郡遊縣逕此門以為難為亭長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為縣王莽之淮睦也

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谿南大塘即渾立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范甯等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羣烏銜土集顏烏所居之邨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

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全氏曰漢時方有分部而西部亦不在姑蔑東京分郡西部始

在姑蔑耳春秋戰國時不當以西部目之西部或是西部之誤秦以為縣王莽之末治

也一清按黃本作未理猶仍唐人寫本之舊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爲水毀其塼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今則同龜繇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或謂之長仙縣也言赤松采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爲名後傳呼乖謬字亦因改谿水南出永康縣縣赤烏中分烏傷上浦立劉敬叔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擔者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

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旣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卽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湍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如牀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畱倚柯聽之童

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曰
 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濯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
 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
 定陽縣夾岸緣谿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襪以霜菊金
 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湍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
 尤深人情縣漢獻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焉谿水又東
 逕長山縣北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
 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
一清按太平御覽引
 水經注曰赤松澗在東陽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燒
 而化故山上有赤松子之祠澗自山出故曰赤松澗今
 本無之
 谿水又東入於穀水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

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傑立高一百許丈又與吳寧
 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竝善越方
 時遭兵亂相遇於谿各示所能登先禁谿水爲不流昞
 次禁枯柳柳爲生荑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
 後登身故昞東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梧鼎而
 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
 人不許昞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
 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
 蚋不能入昞秉道懷術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萇宏宋

元之龜厄運之來故難救矣穀水又東入錢唐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似蓮花昔有道士長往不歸或因以稽畱為山號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幕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

錢塘焉一清按武林水因武林山泉豬而為湖舊湖水通江後人築塘以隔江湖泉與錢通用王莽改錢唐為泉亭關駟曰山出錢水可證也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華信築塘與錢之事蓋出於傳記之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悠繆耳

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

關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全氏曰漢志會稽郡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

行八百里三十里武林山即靈隱山在今錢唐縣治西五里武林水東入海則是截錢唐江而東趣龕赭以達于海不然不得云東入也計其里數不及二百何云八百三十里耶一清按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為浙江則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即漸江也武林水既入於江則是合江流而東入於海推本源流所行恰吳地記言縣唯浙江今無此有此數亦非孟堅誤記也

水

一清按武林水即錢水今杭人所謂西湖者是陸氏之記殆不識眉目之言也

縣東有定包

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閒江川急濬兼濤水
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
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
昔子胥亮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
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
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種山文種
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
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秦始

皇三十七年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
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乍湖因秦始
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江又東合臨平湖
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
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
吳石傳言此湖草蕨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
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蕨塞今更開通又
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
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

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錢塘記曰桓元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全氏曰臨平湖在浙江之

西不得越浙江而通浦陽江若云上通南江則善矣一清按此文之誤與沔水篇注正同即此一句乃知南江

與浙江合之證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浙江又東逕

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

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能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腳折金

乃生因是詔為語兒鄉非也禦兒之名遠矣蓋無智之

徒因藉地名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

是也安得引黃武證地哉韋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浙江

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脩侯於此故謂之辟

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溱山陰是也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

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

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數戰不利孫靜果說策曰朗負

阻城守難可卒拔祖瀆去此數十里是要道也若從此

出攻其無備破之必矣策從之破朗於固陵有西陵湖

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毛奇齡蕭山縣志刊

誤曰當作東有湖城山西有夏架山夏架山去海祇數里焉得復有湖在西湖水上承妖皋

谿而下注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有苦竹里里有舊城

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湖南有

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
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
亭以爲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
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
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彥云句
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
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句踐都琅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
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踐謂不欲遂止浙江又東
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
十九所下漑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卦山周五百

里北連鼓吹山山西枕長谿谿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
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矣又有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
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磴孤危徑路險
絕記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迴
多風所致山南有嶠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
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
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
謂之爲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
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玦石山海經曰

勺水出焉南流注於吳越春秋稱覆釜山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象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於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書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匱山石形似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言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

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元斛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為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常於此水中得烏賊魚南對精廬上蔭修木下瞰寒泉西連稽山皆一山也東

帶若邪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以成五劍一清按越絕外傳記

寶劍曰當此造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赤堇山在今寧波府奉化縣東五十里漢取

山名以氏縣曰鄞縣漢志會稽郡鄞縣下云有鎮亭有

鮎埼亭東南有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鎮亭山名在

奉化縣西南百里勢極高天門山在縣南六十里一名

蜃樓門濱裏港海兩峯對峙勢若插天天門水即縣之

廣平湖及大溪是也而水經注無聞焉又按天門水在海口有龍居之明都督萬文巡海夜射眇其目今猶謂之鑿門老龍也谿水上承嶠峴麻谿谿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崖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邪谿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治此谿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文然山栖遯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爲貴荷泉致意故受者以一錢爲榮豈藉費也義重故耳谿水下注大湖邪溪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

鄭宏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宏少以苦節自居恒躬采伐用質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檝之勞邨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畱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耶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舊有亭吳黃門郎楊哀明居於宏訓里太守張景數往造焉使開瀆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楊爲名孫恩作賊從海來楊亭被燒後復修立厥名猶在東有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鍊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鍊冶銅錫之處采炭於南山故其閒有

炭瀆句踐臣吳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
 是也縣南九里有侯山山孤立長湖中晉車騎將軍孔
 敬康少時遜世栖跡此山全氏曰孔愉棄官居山陰不得言是少時湖北有
 三小山謂之鹿野山在縣南六里按吳越春秋越之麋
 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遊息處矣縣南湖北有陳音
 山楚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
 簡士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音死葬於國西山上
 今陳音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諸邸舍連衍
 相屬又於湖中築塘直指南山北即大越之國秦改爲
 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於此命曰

會稽者會計也始以山名因爲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
 杼以奉禹祠爲越全氏曰按夏人報杼乃夏后之賢者豈以支子分封奉祠哉史記越世家亦不云是世歷殷周至於允常列於春秋允常卒句踐
 后杼也

稱王都於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
 界山陰康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吳故北其門以
 東爲右西爲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門
 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館宇屋之大
 瓦亦多是越時故物全氏曰按此即王十朋賦所云雙杉廳是越故物者也句踐

霸世徙都瑯琊後爲楚伐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汜
 下水甚深舊傳下有地道通於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

廟在城東明里中甘滂南又有玉筍竹林雲門天柱精舍竝疏山創基架林栽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好水流逕通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瑯琊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壓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瑯琊山東武人隨居山下遠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邨竝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

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越王爲吳所敗以五千餘衆栖於稽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於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謂此也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在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沛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

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亦吳也全氏曰按高帝六年會稽郡屬荆王賈國中十二年屬吳王濞國中故曰亦吳也景帝四年始以郡屬天子後

分為三世號三吳吳郡吳興郡會稽其一焉又逕永興

縣南縣在會稽東北一百二十里也闔閭弟夫槩之故

邑也一清按此是應劭說而顏師古非之然吳伐越封句踐以百里之地則或取其餘地以封夫槩未可

也知王莽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

閒一清按永興故漢之餘暨與餘姚餘杭而為三故曰三餘也故孫權改曰永興縣

濱浙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又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

暨縣與洩谿合谿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谿造雲壁

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

至登他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

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洩

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

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夫槩王之故邑一清按漢志之餘暨吳更名永興應

劭云夫槩之所邑即今之蕭山縣也又諸暨莽曰疏虜

不云是夫槩邑注上文于永興縣下已引應說此又複

出豈誤諸暨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為餘暨乎

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也夾水多浦浦中有大湖

春夏多水秋冬涸淺江水又東南逕剡縣與白石山水

會山上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

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東王莽之盡忠也縣開

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耆舊傳縣不得開南門
 開南門則有賊盜江水翼縣轉注故有東渡西渡焉東
 南二渡通臨海竝汎單船為浮航西渡通東陽併二十
 五船為橋航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
 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竝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
 田有青谿餘洪谿大發谿小發谿江上有六谿六谿裂
 溉入江一清按漢志會稽郡句章縣渠水東入海全氏曰即六谿之水也凡言渠水必皆以人力為之
句章之渠水亦是居民苦江湖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為渠以利田溉是即所謂渠水者矣蓋六谿皆篔谿之支流篔谿入浦陽而此六谿者緒而為渠遂獨擅句章之望雖于前記無明文然舍此六谿更無水以當之矣
 夾谿上下崩崖若傾東有篔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

為縣之秀峰山下眾流前導湍石激波浮嶮四注浦陽
 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
 上有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磐石可容二十
 人坐谿水兩傍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谿中相攻
 聳響外發未至橋數里便聞其聲江水北逕嵯山山下
 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渚平淨浦陽江又東北
 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敲路峻狹不得
 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孤峰特上飛
 禽罕至嘗有采藥者沿山見通谿尋上於山頂樹下有
 十二方石地甚光潔還復更尋遂迷前路言都仙之所

憩讌故以壇讌名山嶠北有嶧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
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侵竊必爲蛇虎所傷北
則嶧山與嶧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
澗懷煙泉谿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
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嶧山東北逕
太康湖車騎將軍謝元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
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
可愛居民號爲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
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
三精舍高葦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

寧晏足爲避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甃
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甃詣
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陽江又
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
陽羨周嘉上書始分之舊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晉中
興之初治今處縣下有小江源出岷山謂之岷浦逕縣
下西流注於浦陽秣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陰浦而達
於江江廣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蔭被水江闊
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桡望景爭途江南有故城太

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

全氏曰按劉牢之終于鎮北將軍其討孫恩時爲會稽五

部都督尉治也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非太尉 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本司鹽都

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

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也封泰伯于此以虞其志即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

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枕帶長江

茗茗孤危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

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為三石頭丹陽葛洪遜世居之

基井存焉瑯琊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蘭風垂釣於

此以永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否方

平答曰釣亦不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為上虞江縣之

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

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北三山孤立水中

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

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塢有石槌一

所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創湖之始邊塘屢崩

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有

上塘陽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過蠡

山前湖以為埭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槌二所以

舍此江得無淹潰之害縣東有龍頭山山崖之間有石

大經主澤

卷四十

十九 東潛趙氏定本

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帶長江東連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號踴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沈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沈娥遂於沈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一上波隱是山勢淪岫亭閒歷數縣行者難之縣東北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是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矣又有吳瀆破山導源注於胥江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

興地理志曰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一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

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

入海一作清按劉昭郡國志補註引魏都賦注作潛水劉良注作瀆水皆潘字之誤又疑是浦

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全氏曰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于諸暨是

為曹娥錢清二口其自義烏山南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也下流斯為曹娥其自山北出者道由義橋所謂

謂西小江也下流斯為錢清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志于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係之

上虞即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有潘水而系之餘暨即錢清也續志有潘水而失柯水至韋昭始以浦陽為三江

之一六朝時合曹娥錢清二江總曰浦陽故謝康樂山居賦所云皆指曹娥而南史爭戰之地則皆在錢清歷

唐五代作志乘者尚無曹娥錢清之名故九域志以曹娥鎮屬會稽錢清鎮屬山陰可證也道元注水經以上

虞江稱曹娥而錢清則否是知曹娥為浦陽江經流無疑矣觀南史浦陽江南北各有埭司以稽察行旅胡梅磧曰浦陽江南津埭即今之梁湖堰北津埭即今之曹娥堰與西陵埭柳浦埭稱四埭六朝官制班班足與水道相證明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隄堰未與之日直自餘姚達于句章之境非猶夫今之曹娥也道元言之不明遂啓後人之疑

浙江又東注於海故山海經曰浙江在其東

在閩西北入海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

斤江水出交趾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於鬱

地理志云逕臨塵縣至領方縣注於鬱

容容夜納湛乘牛渚須無無濡營進皇無地零侵黎

侵黎水出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行至臨

塵入鬱一清按漢志鬱林郡臨塵縣下云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亦見溫水注云逕臨塵入領方注鬱

無會重瀨夫省無變一清按無變見溫水注由蒲王都融勇外此皆

出日南郡西東入於海

容容水在南垂名之以次轉北也右三十水從江已南

至日南郡也一清按自容容以下文義難曉今以雙字數之得十七水耳而注云三十水豈有脫

文耶漢志日南郡下云有小水十六并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稍為近之全氏曰漢志日南郡西捲縣下云水入海則西捲亦水名西捲水見溫水注

補弱水

禹貢錐指曰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為出張掖刪丹

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

經入不可得而詳也一清按史記索隱曰水經曰弱水

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漢志
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卽是小司馬所引之文是唐時尚有弱水篇今本盡失
之耳張守節正義亦云合黎水出臨松縣東而北流逕
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弱水自
合黎山折而北流逕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
又漢志金城郡臨羌縣下云有弱水說文曰弱水自張
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於流沙觀此則弱水之
源委約略可得矣又曰岬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十六
國春秋乞伏札子擊吐谷渾覓地於弱水西元和志弱

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
縣西南七十里離騷夕次於窮石淮南子弱水出窮石
山是也隋書地理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胡渭曰疑卽
岬字之誤寰宇記曰合黎水一名羌谷鮮水一名覆袁
水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禹貢導弱水至於
合黎孔安國云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卽謂此也詳河水
篇第二卷注中

補黑水

禹貢錐指曰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
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

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池止言有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然張掖燉煌竝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今案滇池所祠之黑水卽金沙江與雍州無涉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爲出張掖之雞山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

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於元邱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樂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竝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又曰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輔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况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

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亾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竝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自屈原已不能知而况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繫風捕影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凝爲山國語曰禹封九山山土之聚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爲少室東北爲太室嵩高山記

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又云山有玉女臺言漢武帝嘗見之因以名臺

泰山為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岱宗也王者封禪於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

霍山為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

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曰霍開山圖曰其山上

侵神氣下固窮泉

全氏曰按禹貢不志霍山蓋以五岳而類及之一清按下又出衡山則禹

貢荊州之山為南嶽也此因漢武帝改祀而特記之

華山為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古文之惇物山也

一清按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垂山古文以為惇物非華山也道元誤

引朱謀瑋曰豈垂華字相亂耶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也

昔黃帝受丹訣于是山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王烈得石髓處也

恒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

縣南水中也

禹貢錐指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碣石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象縣下云有

揭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也及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象縣象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穎字叔良南陽人

為荆州從事謂此山臨渝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閒人所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于臨渝言碣石

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禹貢北條山也一清按道元既參用馬融王肅之說以西頃為中條嶓冢為南條則宜以汧山為北條地理志右扶風汧縣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又總敘云雍州山曰嶽師古曰即吳嶽也

此本周禮鄭康成說而渭水篇注則又引隴山全氏曰班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荆山之文隴山此篇專釋禹貢而隴山非禹貢所及漢志隴西郡下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坂即今之隴山汧隴相接道元或因汧及隴本注中贖字其後脫落繆置誤作經文未可知也今改正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一清按漢志隴西郡臨洮縣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縣西句此云西南蓋誤截

禹貢中條山也

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

南條山也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鄭元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

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鷓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為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為牝牡故因以名山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山海經云山在鄧林東河所入也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逕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王隱晉書曰

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條茂起學舍築闕於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陡發重導於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遷於冀全氏曰按續志涼州刺史治漢陽之隴縣其再遷冀則中葉以後事晉徙治此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

也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遊幸并舊城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采綺妝飾擬中夏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之為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捐次縣王莽之播德也西北歷黃沙阜而東北流注馬城河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置武威縣武威郡治

齊氏

召南曰本紀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郡志云武威郡太初四年開則不同時矣疑當以紀為是一清按功臣表昆邪以元狩二年封則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志誤也善長又誤仍之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為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為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全氏曰漢志武威郡姑臧縣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里道元以為通謂之都野是也攷蒼松縣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摺次入海休屠縣都尉治熊水鄣谷水松陝水熊水皆澤之所屬也松師古曰古松字也陝音下陝反兩山之閒也松陝陝名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合黎山也

一清按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

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出石峽口三百里一作合離禹貢錐指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於合離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為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

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

全氏曰此漢獻帝時曹氏所置之西海郡

非新莽置於金城者也

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

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發疾

經年故不敢輕近耳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

於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崑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

按以上所引本之大荒經而有脫失据本文歷壑市又有國曰汜葉曰鳥山曰淮山曰朝雲之國注中過瀛之

山四字不知所出蓋道元有撮以成文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流沙出

焉逕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焉

一清按郭璞解

上三嬪于天謂獻美女于天帝朱子以為當是啓夢賓天吳任臣曰夏啓三夢上賓于天得傳天帝之樂如秦

穆聽鈞天之奏唐王效霓裳之舞也楚辭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正作賓字開即啓避漢景帝諱然大荒西經之

文曰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則

非夏啓也道元又歷員邱不死山之西入於南海

一清按此

蓋抄變其詞句員邱二字出郭璞註非山海經文全氏曰漢志張掖酒泉敦煌多有水道道元不之詳而泛濫于山海經甚

矣其蔽也

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

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於三危也禹貢雖指曰正義云三危

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元引地說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說乃妄書

言未必可信要之三危山必在河之南也按水經兩引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南岷州衛北矣又云在積石之西南殊不可曉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素領山

入白水者當之也妄言無疑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為是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為

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地理今釋云梁州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于西蕃諾莫

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

之左邨鄉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

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入岷江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

是也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于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達南流至你那山

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為漾備江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

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案金沙瀾滄一為梁州之黑水一為導川之黑

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冲金沙瀾滄

俱得稱黑水也而真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拉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夔裸界由緬甸入南

海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至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

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諸家紛如今考地古無人知其源委也又云案黑水之辨

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至于燉煌此雍州之黑水

也漢書地理志犍為郡南廣縣注云紛關山符黑水所
 出北至樊道入江唐樊綽亦以麗江為古黑水云羅些
 城北有三危山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吐蕃界薛季宣
 謂瀘水為黑水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水出
 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是也
 麗江之說為非不知打沖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會
 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
 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為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
 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
 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
 亦以瀾滄為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
 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
 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內地可以
 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託為越河伏流之說夫
 崑崙為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
 安為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
 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狃于雍州三危既宅之
 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今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
 三危更無鳥鼠之南其與雍州之黑水又何涉邪然主
 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

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
 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
 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
 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元奘元世祖
 之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
 至于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
 分域配之料約為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
 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
 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家浮說有所折衷矣

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

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漢武帝後元年

分酒泉置

齊氏召南曰本紀分武威酒泉為張掖敦煌

也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

即冀縣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
有常應又云石鼓山有石鼓於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
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矣

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

漢書以為瀆山者也

嶓冢山

全氏曰三字誤說見下

在宏農盧氏縣南

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也

全氏曰按嶓冢山當作嶓冢林見山海經且穀水出宏農

龜池與盧氏無涉桑經酈注于穀水篇悉本山經之舊至此寧遂忘之此篇專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嶓冢林非禹貢之所有篇中獨失去熊耳山則嶓冢二字即熊耳二字簡策零斷行閒失次後人率意填寫又假作注文以附會之未可知也漢志宏農郡盧氏縣下云熊耳山在東東近于南不至相懸說地理者當以班志為據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東條山也

朱氏謀璋箋曰東條未詳一清按禹貢雖指臨沮縣之東北是六朝漢書誤本道元襲用之耳然既

以臨沮之荆山為東條矣顧于嶓冢下云南條山也魯不思禹貢導嶓冢至于荆山本相連屬乎從導沂至敷淺原舊說有三條之目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襄德南條荆山在臨沮而臨洮之西頃不云是中條既不襲用馬融王肅之說酈氏前遵馬王又雜采班氏然以荆山為東條則大謬矣三條鄭元又分為四列導沂為正陰列西頃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胡渭曰四列長于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怪曰陰陽只作南北字用朱子據導字分南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然則究無東條也
卞和得玉璞於是山楚王不理懷璧哭于其下後王使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玉焉

丙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禹貢注章山也

顧氏祖禹曰章山在安陸府東四十里古文以為內方山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圖經云豫章即章山也一名障山晉太安二年華宏討義陽賊張昌于江夏敗于障山即此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一清按大別是魯山即外方古翼際山不在安豐也

山崧高是也

一清按漢志云古文以崧高為外方山此條與首條參互

桐柏山在南陽

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一清按胡渭曰禹導陪尾實為

泗水泗出陪尾見博物志然則不在江夏安陸也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禹治洪水用白馬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

玉字得通水理也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全氏曰據漢志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王伯厚謂以九江

為洞庭本于水經胡晁曾因之指此條也予觀經之所據當是楚地記所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者善長注曾不及之寧有遺忘其疏九江專主劉歆湖漢九水之說一見于江水篇再見于贛水篇至湘水篇絕不以九江與之將無謂善長于經有異同耶則宜糾正之矣今不論列一言何也夫九江與東陵相首尾以九江為湖漢則東陵當在廬江以九江為洞庭則東陵當在巴陵無兩可也今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而又云東陵在廬江金蘭自相矛盾有是理乎殆不學之人見行閒脫爛從而妄補之而不能掩其敗闕也至于九江之不當為洞庭則夏柯山已疑之而胡梅磧九疑之北宋以來大儒數十輩考正審定而終不得其是抑九江固不可以言地若九江地果是經文則如大伾地善長亦必指其失也一清按全氏之說甚辨但此條決非後人添補道元專附班固故不以洞庭為九江而又不論未可知也

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一清按漢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顧祖禹曰金蘭縣亦

見漢志蘇林註檢今本漢書註非蘇林也又曰或以為三國魏所置縣晉廢蓋在大蘇山東胡渭曰金蘭漢初有是

縣中廢故志不書晉宋閒復置故酈注據以為言當在固始西南南直黃梅之北矣今考善長注所說金蘭縣見決水篇而晉宋志則又無之

宛溪東樵所言均未的也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南清按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彭蠡澤在豫章彭南古文以為傳淺原而水經不載此川

澤縣西北

尚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於海震澤

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於海

一清按水經此條是

本漢志以成書非禹貢之三江也班志會稽郡吳縣下云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以震澤為南江且合石城分江水為一條蓋承其繆孔安國導江傳云有北中有南可知導漾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為三也且亦未嘗入震澤也夫江流祇

一川耳禹貢漾水下之北江即江水下之中江所謂江漢朝宗于海者也故師古于北江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遂為

北江而入海又于中江下云亦自彭蠡出班志之所謂中

江出蕪湖西南至陽羨入海者是後來人力為之斷非禹迹也禹貢雖指曰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

南江岷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蘇氏之說人或疑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

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

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

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

有之又曰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亦當從韋解然此但可以解

國語耳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曰其川三江與禹貢同蓋荆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符節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縣即王莽之猶亭也

一清按此文與淮水篇複出

尚書殛鯀於羽山

謂是山也山西有羽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為黃能以入

淵矣故山海經曰淇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

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羽郊者也

陶邱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陶邱邱再成也

荷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水在山陽

湖陸縣南

全氏曰荷澤在定陶班志語也荷水在湖陸孔傳及許氏說文語也二荷有上下之分故水經

兼引之而胡渭曉

曉于此抑昧矣 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

陽鉅野縣東北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

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邳然則大邳山名非地之名也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一清按漢志梁國睢陽縣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益州

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荆

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全氏曰汶江縣之沱為開明所鑿郫縣之沱是湔壩江李冰所堰皆

非禹迹也顧祖禹嘗疑之而不能指沱之所在豈益州無沱水乎予謂江水篇都安縣下注云郫江水出焉武陽縣

下注云郫江水入焉郫江出江入江與沱義合禹貢錐指亦曰江原縣郫江水近世謂之大阜江者岷江之正流而

班氏以為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以此當禹貢梁州之沱或庶幾焉荆州之沱惟枝江足以當之一清按全氏

此言亦未的梁荆二州之沱當主夷水故皆有沱潛既道
 之文而導江云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直以江沱與澧水
 相接連而導澆下不別出沱
 水是其明證也詳見夷水篇
 三澨池在南郡即縣之北
 貢禹
 雖指曰水經三澨池今本作地字為是然自酈道元時已
 譌觀注云池流可見傳寅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近
 世所改一清按水經自明正嘉以來屢經各家校刊改
 池為地池雖誤文實古本也故不从俗改作地字耳

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
 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
 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
 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
 年楚令尹子越師於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
 於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縊於蓬澨服虔或謂

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

一清按春秋成十五年傳則
 決雖澨杜預注曰澨水涯今南陽滄陽二縣之間滄

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

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

界經云即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

其所在一清按此篇惟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不及其
 他而忽出池字所以後人改三澨池為三澨地

也索隱引水經亦云三澨地名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
 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方輿紀要亦曰三澨水在竟陵南

三十里漢讀曰父即禹貢三澨故地也最為低窪然道
 元又明明注為池字則非傳寫之誤可知而不能正其

繆殆強弩之末博學
 好奇或未致思耳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全氏曰按六十之目芟去
 隴山之誤文改正嶓冢山

水經注釋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之訛字釐定三澁池之標目斯為脗合前人讀水經注者
至此大氏以將畢業神疲力索不復細討于是隴山竄入
熊耳喪職而三澁池且
為寄公矣可發一笑也

水經注釋卷四十終

水經注釋附錄上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水經三卷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隋書經籍志

水經三卷郭璞撰

又四十卷酈道元撰

舊唐書經籍志

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

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

新

唐書藝文志

水經三卷漢桑欽撰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道元注

通

志藝文畧

水經四卷右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

注郡齋讀書志

水經主釋

附錄上

一東潛趙氏定本

一清按水經郭注三卷酈注四十卷歷考史志無云四卷者晁氏所題誤矣或是四十卷脫去十字耳

水經四十卷晁氏曰漢桑欽撰陳氏曰欽邯鄲書目以爲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

文獻通考

隋志水經三卷郭璞注唐志桑欽三卷舊志云郭璞撰酈道元注四十卷後魏人字善長博采地志窮述水源隋志不言桑欽晁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

玉海

李吉甫刪水經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

一清按前人極重水經如陸龜蒙詩云水經山疏不離身是也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

讀李宏憲撰元和郡縣志河南府新安縣白超壘知超爲漢末人禦黃巾賊築此壘以自固非秦之白起足正中尉改白超爲白起之繆

漢開四方之境款殊俗之附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

後漢

書南蠻西南夷傳論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

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史通

漢書地理志注文選注史記正義引水經後漢書注引水經注玉海

一清按史記正義曰酈元注水經云滴水上承澇池北流入澇今按滴水入永通渠蓋酈氏誤矣檢渭水篇注滴水自入渭其流注鄠者澇池水也豈有鄠復入鄠之云張氏所引容有乖爽

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唐六典注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

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

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與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倉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困學紀聞

一清按王伯厚所見是元祐以後刊本故多誤文而亦不能正其失也

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水

經引黃圖今本所無

全上

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逕其東南合滌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滌自下滌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歎已

西溪叢

語

一清按西溪叢語是宋姚寬撰所引酈注廣陽溪水是濡水篇溫溪下非廣陽溪水也姚氏誤記

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秋日爲夜豈謂是乎

埤雅

一清按陸農師所引注語未知在何篇也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嘯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夔道謠云檣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櫛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

丹鉛總錄

水經引南中行紀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

賈作乃知前人或略後有考焉

升菴全集

桑欽水經祖禹貢而父山海然與圖經等耳其傳以酈注酈蓋借經而見已博該者也然徧該而旨未洽橫蒐而詞未修以備稽考則優孟志怪以耀世引遐搜僻以示異將使人應接不暇莫知所以根據雖宏富贍給而靡所取裁以之鑽味弗堪矣

詹氏小辨

一清按詹氏小辨明詹景龍東圖撰其所云大氏本之杜君卿而又甚焉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源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

往蹟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
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
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
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
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稿遇古今
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
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
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
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
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其粉本也

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
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
而亟講也

廣陽雜記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
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之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
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
深思心知其事吾於子鴻見之矣千載之後復有子雲善
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誤支分縷晰各
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於攷訂而不切實用尺
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考而顧
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亟錄之以
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全上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
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余不自揣蚊思負
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
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
爲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
者使有攷正焉予旣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
地志又皆聚於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

之 全上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堤防等更摘水
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冊以江漢湘沅
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可觀矣 全上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蹟繆妄槩不足訪
昔神禹導漢水至於大別會於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
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去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
登覽之勝無有踰於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滙四
顧空濶潛沱數重環拱於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於
接應矣按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

水經注卷之八
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例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逕林嶂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夏口一名沔口矣按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也其注水經妙絕今古北方諸水毫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所目及也小別不知所在俟更考也

全

上

水道遷流最難辨晰河渠溝洫班馬僅紀大端而餘史或缺焉其詳爲之辭者惟酈氏水經注而杜佑甚病其荒繆蓋河源紆遠尚依史漢舊文而江漢以南又皆意爲揣測宜其未盡審也若其掇拾遺聞參稽往蹟良爲考古之助余嘗謂酈氏之病在立意修辭因端起類牽連附合百曲千回文采有餘本旨轉晦使其據事直書從源竟委恐未可多求也後世河防水利之書作者相繼至於晚近記載尤多浮雜相仍鮮裨實用川瀆一書略仿水經之文仰追禹貢之義務期明確無取辭費

讀史方輿紀要

水經注卷
通典以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
後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
郭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之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
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卽酈氏於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
經言固亦判而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
著惜不及寄語此

尚書古文疏證

一清按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南山經青邱之山
註云亦有青邱國在海外水經云卽上林賦云秋田於
青邱西山經積石之山註云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
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北山經碣石之山註云水經曰

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成
縣海邊山中山經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於沒註云水
經作沫海內東經漢水出鮒魚之山註云書曰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
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又沅水註云水經曰沅水出牂柯且
蘭縣又東北至鐔成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
至長沙下雋縣又洛水註云書云導洛自熊耳按水經
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
成皋縣亦屬河南也又濟水下註云諸水所出又與水

經違錯以為凡山水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
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

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凡此八條濟水下
云云係郭自撰述中惟沅水碣石二條合於水經耳他

如青邱之文今本脫亾疑是注非經也青邱在高麗境
服虔曰青邱國

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
之國也唐討高麗置青邱道行軍總管此句疑是沮水

注之逸文非齊景公畋于青邱在漢
千乘縣北地名青水泊之青邱也漢水所引錯舉大

略南鄉魏興之名又非桑氏所知蓋後來經注混淆之

故洛水下引水經云出上洛冢嶺山今攷水經云出京

兆上洛縣謹舉山酈注乃云出冢嶺山耳東北經宏農

之文亦不見經至於積石末水一在四十卷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注中一在二十二卷渠出滎陽北河注中其

為酈注無疑而景純引之景純以晉明帝大寧二年為

王敦所害下迨拓跋孝昌之朝幾二百餘載大氏容有

羸入之辭非其舊矣寧可執是以為左證耶然水經本

非璞撰璞但有註三卷且太沖亦不云是璞但引圭齋

之語耳潛邱竟未審視也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註離騷引禹大

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與禹本紀見太史大宛傳

漢書張騫傳註竝未指為何書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而郭璞引禹本紀除見史漢之外多却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語酈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是漢武以至道元皆曾見此書特唐亾耳璞注引禹本紀又引禹大傳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為一書者非全上

唐人地理之學的有源委去西漢未遙元和志容有牴牾酈道元則近而加核矣水經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窳渾縣居班志之第六又云元朔二年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朔方城王莽曰武符似又以此城為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漢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為河內郡治

壅王縣居班志之第十三唐縣中山郡治漢高祖立縣居班志之第四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漢李廣為郡於此縣居班志之第二漢武帝元鼎二年改為天水郡似指隴西郡言治上邽縣居班志之第二上蔡縣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十四其第一縣平輿云東漢汝南郡治睢陽縣漢高祖五年為梁國治縣居班志之第八其第一縣碭曰秦立碭郡秦始皇即句踐故都為瑯琊郡漢因之班志於瑯琊縣下注云句踐嘗治此則琅瑯郡治琅瑯縣居班志之第十二秦惠王置漢中郡南鄭縣即郡治漢因之縣居班志之第三其

第一縣西城則云屬縣也漢武帝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元鼎二年始徙治成都雒縣居班志之第四漢高祖六年分巴蜀置廣漢郡治乘鄉王莽曰廣信卽廣漢縣居班志之第六漢高祖六年置江夏郡治安陸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治合浦縣居班志之第三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居班志之第四泉陵縣零陵郡治漢武帝元鼎六年分置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三而卽治書先第一縣者則隴西郡之狄道縣也金城郡之允吾縣也安定郡之高平縣也

五原郡之九原縣也雁門郡之善無縣也上郡之膚施縣也宏農郡之宏農縣也千乘郡之千乘縣也平原郡之平原縣也太原郡之晉陽縣也河東郡之安邑縣也濟陰郡之定陶縣也濟南郡之東平陵縣也山陽郡之昌邑縣也臨淮郡之徐縣也清河郡之清陽縣也魏郡之鄴縣也趙國之邯鄲縣也鉅鹿郡之鉅鹿縣也信都國之信都縣也河間國之樂成縣也涿郡之涿縣也上谷郡之沮陽縣也廣陽國之薊縣也漁陽郡之漁陽縣也遼東郡之襄平縣也元菟郡之高句驪縣也樂浪郡之朝鮮縣也河南郡之雒陽縣也武都郡之武都縣也潁川郡之陽翟縣也淮陽

國之陳縣也楚國之彭城縣也沛郡之相縣也泰山郡之奉高縣也東平國之無鹽縣也魯國之魯縣也東海郡之郯縣也城陽國之莒縣也留川國之劇縣也齊郡之臨淄縣也高密國之高密縣也九江郡之壽春邑也廣陵國之廣陵縣也南陽郡之宛縣也六安國之六縣也蜀郡之成都縣也巴郡之江州縣也南郡之江陵縣也越嶲郡之邛都縣也益州郡之滇池縣也牂柯郡之故且蘭縣也鬱林郡之布山縣也九真郡之胥浦縣也交阯郡之羸樓縣也蒼梧郡之廣信縣也南海郡之番禺縣也長沙國之臨湘縣也桂陽郡之郴縣也豫章郡之南昌縣也至云舊朔方

郡治臨戎舊定襄郡治善無故河內郡治懷舊代郡治高柳故天水郡治冀故琅琊郡治開陽竝指東漢而言驗諸司馬彪志而一一扶同矣

潛邱劄記

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云郡所治也此惟東漢時則然而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薊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郟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燹道也故且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先書碭却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孝王武傳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

左馮翊先書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城中以趙廣漢傳及
景帝紀注百官公卿表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爲左馮翊
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汝南郡先書平輿亦不爲治治
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此顧亭林黃子鴻所未分晰節錄
以廣異聞又胡身之注通鑑地理號稱佳者然亦不知西
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
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卽秦九原
郡治稠陽不知班志明云東部都尉治稠陽太守不與都
尉同一治所齊孝王孫澤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
疑此是青州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氏乃云臨淄青

州刺史治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乎
全上

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蒼葢之書不知
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

李振裕禹貢錐

指序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畱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
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
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
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導弱水
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

水經注卷之九
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滏今按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竝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

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例畧

禹貢雖指

一清按地理志引桑欽者七說本深寧叟玉海何義門曰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故閻丈亦作七胡東樵曰效穀下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

古所能引也竊謂胡說爲長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可以正蜀板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爲禹貢之忠臣班

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全上

一清按述宜都山水記語出袁山松非道元也東樵蓋誤會耳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

水經注釋
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貢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爲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鬲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於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全上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澆與沔合亦稱沔水漳與絳合亦稱絳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沈東流爲濟澆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滌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山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全上

一清按經仿禹貢總書為過注以逕字代之以此例河
濟江淮諸經注混淆百無一失

濟為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亾賴水經悉載其
故瀆後世因此略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
禹貢錐指

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澨許慎曰河澨水在宋又云汜
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為澨水東入於泗水經汜水出
陰溝東至蒙入狙獾水經竝無狙獾蓋澨獲二字之誤
全上

一清按曾彥和所引誤本水經宋時已然據之解經寧

非大謬故特記之

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
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聞之不勝嚮
往恨一時無從購耳
胡渭禹貢圖說

水經注釋附錄卷上終

水經注釋附錄下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洪适水經注碑錄跋曰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于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刻石皆用篆故不錄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并載之道元罔羅四方異聞所涉獵者廣博傳疑書疑宜有譌誤而轉寫歲久後人更失其真時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若袁梁王紛之類則又仍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毀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姑聚其說以見思古之意夫物莫壽于金石而大書顯刻光沈迹絕者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

以取乎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爲
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爲大鳥落翮于居
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之隸
書或云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說
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
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于秦
其說固已二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
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旣云隸出于篆不應
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爲程邈所造兩漢書亦
云然當据正史爲是異端之說非所惑也

隸釋

楊慎水經碑目引曰陸士衡曰碑披文以相質持此言也
以觀于先秦兩漢之石刻其辭用韻如劉熊碑末之三詩
皆四言費鳳別碑石子才所製終篇皆五言尤爲奇儁披
文之類也其敘事如邊韶滎口碑劉靖碑可裨史傳廣遺
逸相質之類也余嘗錄金石古文起三代訖漢又觀酈道
元水經注博收古碑惜其不盡見撮取其目而考評之以
詒好古同懷云昧者攬未觸手而輒強言曰歐陽趙明誠
所錄已具矣斯非同懷之人知言之選也請賜置之

本書

一清按升菴節錄水經注碑目編成一帙其孫宗吾爲
之梓行然其書別無發明且于酈注所載尙多遺漏而

水經注釋
云撮取其目而考評之殆虛語耳又跋云道元水經注天下之碑皆載焉言夏景驛途疲而莫究則凡所書皆目覩若以屬人豈有同懷知己者噫好古若道元今實鮮矣又云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于林邑外夷亦在紀述可謂詳矣其心折如此

王禕水經序曰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

漢書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

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
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
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
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于周公而云張仲
孝友倉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
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
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
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
於遷就閒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

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
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閒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
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
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互無易州縣之設
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
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
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
廢而不傳以彼之易于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
與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
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浴路之所

水經注釋
經纏絡枝煩條貫系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
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爲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與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
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
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
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
能識其要者矣

王忠文公集

楊慎水經序曰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
河終斤江凡一百十有一日出日過日逕日合日分日屈
日注日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凡六十以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
具考是焉蓋不刊之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
其爲未精審遂啓疑于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
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余
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
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
旁及異域圻壤悉載俶詭畢陳于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
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
洫河渠之雜志輜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
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

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且萬餘里名川支津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匯傳者摘其爲記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經之補逸乎乃獨久湮于肆篋者亦由知之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

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升菴文集

一清按楊子可謂失言矣水經一書歷古志記莫能定爲何人所作乃云桑欽姓名由道元而泯亦甚誣矣道元歷覽奇書掇其菁華薈萃此編大半爲末學小生所未見卽其造句驚人遣辭則古六朝文士終當斂手避

席自可成一家之言固無專藉于經而猶依據舊典以附麗已說蓋不欲徑當作者之稱耳若夫獺祭之徒或喜其文采絢爛取爲詩材賦料之用至比之玉壺冰臥遊錄雕蟲小技烏足數哉不知其有功于神禹之故迹而爲來學之津梁世乏竊比之心窮經博史之彥罕有深味其言者然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注引其支流至一千二百五十二較之本經不啻什百譬諸人身官骸雖具而無筋絡血脈以貫通之能全其生者鮮矣誠使讀是書者專壹于經而不釋之以注楊子雖敏能通其義否與楊子且援儀禮之于曲禮春秋之于三

傳以爲說吾卽以春秋而論孔子修魯史之舊文筆則筆削則削苟束三傳于高閣憑臆見而逞淫辭乖違聖心不知幾萬里而遙也況水經成非一時一手豈得上與聖經同日而語哉幸有道元爲之詮次缺者補之繆者正之杜佑通典訾毀百端識者已極辨其非矣彼陳振孫者于書錄解題中徒拾君卿之唾餘而楊子又逐陳氏之後塵何哉今本水經注目起河水迄斤江水百十有六較唐六典注所稱亡二十一篇楊子云凡一百十有一是于書錄之明白易曉者舛戾若是悠悠之口烏足信乎厥孫宗吾又爲之梓行吾是以歎明人刻書

而書亡而正楊之作不可以已也

盛夔題水經後曰右水經三卷撰于漢桑欽氏而校輯于升庵楊先生溯源達支縷析無遺一展卷閒不必跡禹之跡而天下了然在目余嘗因是攷之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天地之外也水入東而復繞西又滲縮上升而下流于東耳其說亦近似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非若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古之聖賢有見于斯川上之歎觀瀾之喻源頭活水之咏獨亶亶焉欽之見未必識此乃能幽探廣采會博歸約窮千

古於管端移萬里於几席其用心亦密矣視彼胸吞雲夢袖藏東海有不足言者雖然有先生爲之表章而欽之著述始顯否則湮沒弗傳與物漸盡矣寥寥百世其心孰從而白耶噫浦珠煥劍失而復全鬼神尙呵護之而況斯帙有裨治理者焉造物不終棄之而待於今謂非有數存乎哉先生涵泳聖涯此特緒餘耳顧余何能測其浩瀚縱覽之餘繕本而梓之亦得以竊一勺之潤

本書

一清按盛夔無錫人號筠谷道人

楊慎跋新刻水經注曰吳中新刻酈道元水經規制裝潢甚精但誤字苦多矣誤而相似魯魚帝虎猶可改也所恨

九經注釋
爲淺陋妄庸者以意匠擅加筆削如立碑樹桓本桓楹之
桓今乃妄改爲松柏之柏枉人本山名枉人已見哀江南
賦今乃改枉爲柱弱年崽子崽子改切楚人謂子曰崽今
不知崽字妄改爲弱年女子熒山刊石妙在熒字今乃改
爲焚何異小兒語耶

升菴文集

黃省曾刻水經注序曰水之爲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
材五發始西極產母隅也折赴東墟趨子方也澱涌昭化
妙之初質流瀾符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盛露雨由之
感澤象曜資之光朗元黃本之浮載穹灑倚之配密雲漢
會之紀戒圖書託之興瑞祇軸寄之融絡是以寓目者歎

其渾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兆類非此無以脍阜萬里非
此無以準平醴饗非此無以烹膳而育年壤墟非此無以
灌溉而興穀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限隔而分州域軸
轡輿而窮遐互通堤鑿成而塙瘠咸利鍾匯之區則珠玉
以登枯絕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達貫坦乎
國紀封原割盡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況其精通天步體
轄人事海安而知內寧河清而期聖出徒焉卜廢竭以表
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庶之災吉亦可觀也但卑赴其常
決疏爲順平成之績粲在夏書其宣導也必探夫源首其
排入也必極夫歸納以奠以敷號名俱炳厥後九邱不傳

四岳薶縕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崑崙之端若司馬遷
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澤
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
公家醜激巨右改張是以啓塞靡恆陵谷皆變洪鉅者失
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紘紘訥訥莫之質竟也已故漢
之桑欽特創此作追法貢體錄爲新經羅并四際總勒一
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注之
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鉤派畫條科以罄脈衍務討異奇同
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是乃曠絕之觚翰
也然規綱則舉節解未彰迨于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

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宏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
述掇籍宏鋪剖說十倍于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
以明譌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
凡過歷之臯維夾竝之坻岸環閒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
被之巖嶺迴注之谿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
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撫右采豈曰桑欽之
詰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
會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于敘
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于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
根柢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

水經注卷之九
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故并合以傳庶
好古之賢無稗輯之煩勤爾客謂二經所記于今矛盾矣
其將舍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
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扈之括纂猶之姒
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簠簋之稽案成賦豈驕華之志掌
亦將擯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目而
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溯往
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
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
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

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澂演之而聚書唐典繫
之而建部守節屢登于正義應麟富戢于地鈔江淹補之
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躓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
希怪狀寫物靈暢探荒極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
鑒度率畛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寰
內不刊之珍典也

五嶽山人集

王世懋水經注序曰蓋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會序之詳矣
其言閎肆麗裔大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宜傳云爾第校
讎未精亥豕時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
愛此書志存嘉惠乃延江都陸君至白下假以歲月窮其

搜剔於是梓匠殫技觀者厭心書成陸君以屬世懋爲之
序曰物于天地閒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
浸漑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
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脈意醫無所藉手治水者不辨其條
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令荒度者受成乎子
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蠡測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
世所憑依見天地之血脈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
詿漏體嚴詞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道元疏之旁引百家
時發雋語流溼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爲談然經
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

所覩記源流或盭何也蓋其說有三焉首楞嚴義云見水
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
少至老其閒枯溢流壅種種不一行天地閒而欲令千載
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
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
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疆卽波流不改而名
號已殊安所定爲故都繩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
傳之載籍尋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
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況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
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

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尙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馮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于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殊于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貶過其實譚藝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皆一時嫻于文詞人也

王奉常集

朱謀埠水經注箋序曰在昔志地者禹貢而下代有撰述

迄于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國十洲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顧傳寫旣久錯簡譌字交棘口脗至不可讀余甚病焉閒嘗紬繹割正十之六七已與友人綏安謝耳伯葵源孫無撓商榷校讎十得八九則懼古今聞見互有異同未敢輕致雌黃也乃援引載籍以爲左券名曰水經注箋篋而藏之萬歷甲寅齊

安李公分陝江右既及奏最政教恢卓風化穆清甘棠之
頌洋溢郡國閒於退食之暇延見紳帶表章幽微一日詢
古先逸典於太學生李嗣宗嗣宗偶以不佞水經注箋對
公遽索觀之慨然歎曰是書脫誤可憾幾致淪廢乃今箋
校精詳殆還酈氏舊物可無與當世好古之士共覩乎遂
損鍰梓之仍屬嗣宗董校其事極深研幾閱五月而告成
嗟乎水經一書原本山川而作非有道業名理可味也又
非當世博士家言所急也李公一見輒命梓之豈無槩于
中哉夫水在天地閒猶乎世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
河趨爲四海蘊爲雲氣還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

也一有少壅卽至泛溢昏墊患被四方猶之高府之財瓊
林大盈之藏蓄而不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決雷駭此
則不覩川壅而潰之旣也有國有家者能使因是水經之
理引申觸類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然則公之
刻此用意蓋深遠矣非規規小識所能測度矣

本書

李長庚水經注箋序曰水經在楊用修時以爲久湮搜刻
方始而去其注近方有吳欵二刻并注盛行于世惜其中
尙不無譌謬嘗謂古書一有譌謬便成廢書然在他書譌
者猶可以理測可以意更且一字之譌未必能累篇一篇
之譌未必能累卷惟水經有譌非足跡所履非圖籍所載

不敢擅定且出過注入之異勢也江淮河漢之異名也一字之譌逕派稍異分合頓殊此無以通彼無以受譬之人身脈絡之間一節有碍卽爲痿廢故是書校刻之難尤倍他書南州鬱儀氏專攻此書有年而架帙甚富腹笥更廣又與四方博雅之士所得於遐揆逖覽者互相參糾蘄歸於是遂成此書忠臣李生克家佐有勞勩一日持以相過余往讀是書每遇疑處不能自通輒爲寘卷今得聞所未聞喜而刊之于署因歎古人著書立言皆于古無所沿於人無所倚或窮天文陰陽之變或索輿地廣闊之形或藉之名山大川或馮之耳目手足或闢千古特立之見或創

從來未有之書故終其身著一家言以成名而今人載籍滿目勘訂甚易乃不能爲古人保已成之緒則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世界有四大水居其一然古今至變者亦莫如水乃有疑是書與今水不無相迕者不知此適以明其變耳又有疑桑欽於史缺其名者夫司馬遷之傳以史記也至於漢書一傳不過寫其自序文耳何足重遷班固之傳以漢書也亦不以范史之一傳重也欽以水經傳奚必以史重於經邪又有謂酈注太贅者經固宜簡注固宜煩經宜據實以書注宜旁引以證彼疑其任傳而疑經者不日郭之注劉之注裴之注非注也各自爲一書以行也何

獨疑於酈乎況其鉤采羣書宏鋪抒述新益見聞尚慮是書之易竟矣今注箋一出而變者可定缺者可信博者可該疑者可證是經之功不在禹下而箋校之功亦不在欽下矣李生謂是書成當一序之余笑曰水經無容序也水經而贅之以序猶序書經而贅其政事之嘉序詩經而稱其風雅之致也不幾于爝火而助日月之光乎古今序水經者皆複語也可無序也惟序其所以箋校水經者如此其諸君子姓名則俱載編首之下

本書

一清按中尉爲明寧獻王權之諸孫曰石城王奠堵奠堵之諸孫曰石城鎮國將軍宸深中尉宸深之曾孫也

名謀璋字鬱儀其父奉國將軍多燿端謹好經術親課中尉經史遂貫串羣籍通朝家典故諸王孫好學敦行自周藩中尉陸樗而外莫能及也萬歷二十二年廷議增設石城宜春管理命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約束暇則墻戶讀書著述凡百十有二部皆手自繕寫病革猶與諸子說易至夜分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棲鳥皆悲鳴越二日而逝明史有傳水經注箋乃其生平力學之驗後之論者如顧亭林以爲三百年來一部書

見尚書古文疏證

而馮定遠云朱鬱儀號爲多

學者也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爲據意有不安

惟小註云宋板作某字耳何尤乎不學之小生見鈍吟雜藁

黃太沖云鬱儀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見今水經序

可謂切中其弊然較之黃氏吳中之刻吳氏白下之編

大不侔矣謝耳伯名兆申孫無撓名汝澄李嗣宗名克

家三子與有功焉同時鍾伯敬譚友夏亦開梓是書兼

為評點不過標取字句之藻飾供儉腹者之謏聞膚受

耳近年真州重又鏤板頗稱工緻然竊朱箋以為已有

中多刪節尤乖旨趣俗學疑焉故表出之

譚元春刻水經批點敘曰自水經有注而桑氏書真為經

矣注行而孤吟遙想之夫開物寄道之士若有所恃以自

證其山水之好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木舟馬相澹若森森

磴磴麗我瞻矚又若塔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真

僧迢迢待我可舉足提杖而一往也予少時即知好之間

一名家前輩歲輒一閱深歎其勤求得其書觀之筆如槁

木無復冥奧似為考核醜記而已私語亡友鍾子曰如是

則是書亦可不著也頗與鍾子空濛蕭瑟于其中庶幾想

酈子當日作注之意而蜀朱無易先生者淵人也來官我

楚揖我而坐臥于桑酈之間當是時師友淵源通理輔性

外慕等夷內懷悱發真有如雷次宗所云者于是有鍾朱

二家之選而予評遂逸去不復能自愛惜矣予友嚴忍公

家武林不妄交一人獨好余輩所閱書而與聞子將諸同志合刻全注以爲雅人資糧夫子之所得于酈注者自空濛蕭瑟之外真無一物而獨喜善善長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囚捉幽異掬弄光彩歸于一緒以力致其空濛蕭瑟之情于世而胸中獨抱是癖且獨著一書而死而世人猶執考核醜記以求之不幸而與類書同功嗚呼則是書亦可不著也

錢曾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跋曰昔者陸孟臯先生有影鈔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余因錄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於成都府

學宮元祐二年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於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纔載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失次序先後咸以何本爲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後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錄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

讀書敏求記

一清按錢曾字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觀所載無名氏跋語則知水經注宋初所行都非足本故歐公集古錄跋成陽靈臺碑以水經注無堯母葬處也而樂永言寰宇記所引每多逸篇係奉敕纂修是惟閣本有全書耳然

水經注釋
崇文總目已亡其五朝家所藏如是草澤之士烏從得
覩足本邪元祐二年之刻大氏與今書相仿而經注淆
混又必始於蜀版遷就之失非遵王此記何從悉其源
委耶何聖從名郊見宋史列傳八十一卷本陵州人徙
成都歷官侍從提舉玉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王荆公
有呈聖從侍制詩卽其人也

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曰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
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序其
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
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

作通典時尙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
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
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
一亡已見于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
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
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
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彘一縣疑之也今經言
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于孔明之地也今
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
寧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

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全祖望曰宇文氏殆是大學士宇文虛中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人則是書不當見遺于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于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

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于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開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淞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元文類

蘇天爵題補正水經後曰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真定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

好著述予自蚤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
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
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并
跋尾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模本晉陽志
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爲江南行臺御史橐
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錄四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
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爲華容而縣尹楊
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訛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
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
以來散失無幾余酷好訪求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

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
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已爲釋氏所廬邱壟在滹沱之
西太保莊者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懷賢不勝之感
公之行事則具祕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銘

滋溪文集

一清按蔡正甫金史有傳附其父松年後云有補正水
經五篇考元遺山中州集是水經補亡四十篇也圭齋
序云三卷蓋補酈注之亡卷每一篇至蘇滋溪刊行釐
爲三卷史云五篇誤矣

黃宗羲今水經序曰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
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

詞章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汗惑之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爲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奇分茗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河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槩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此與

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爲不然璞旣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閒用朱墨分勾乙未曾卒業若鍾伯敬水經注鈔所謂割裂以爲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然今世讀是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誚有所不辭

爾 本書

水經注釋附錄卷下終



